



1 4
1544
28



家訓錄卷一

宋 趙鼎撰 綿州 李調元兩村校定

第一項 閨門之內以孝友為先務平日教子孫讀書為學正為此事前人遺訓子孫自有一書并司馬溫公家範可各錄一本時時一覽足以為法不待吾一一言之

第二項 凡在士宦以廉勤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長固難勉強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所以處己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矣

第三項 諸位中以最長一人主管家事及收支租

家訓錄卷一

14
154
28

家訓筆錄卷一

宋趙鼎撰 綿州李調元兩村校定

第一項 閨門之內以孝友為先務平日教子孫讀書為學正為此事前人遺訓子孫自有一書并司馬溫公家範可各錄一本時時一覽足以為法不待吾一一言之

第二項 凡在士宦以廉勤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長固難勉強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所以處已和順所以接物與人和則可以安身可以遠害矣

第三項 諸位中以最長一人主管家事及收支租

課等事務願令已次人主管者聽須衆議所同乃可
第四項 子孫所為不肖敗壞家風仰主家者集諸
位子弟堂前訓飭俾其改過甚者影堂前庭訓再犯
再庭訓

第五項 歲時享祀主家者率諸位子弟協力排辦
務要如禮以其享祀酒食合族破盤

第六項 旦望酌酒獻食如平日長幼畢集不得懈
慢

第七項 遠忌供養飯僧追薦如平日合族食素

第八項 應本家田產等子子孫孫並不許分割自

有正條可以檢照遵守

第九項 歲收租課諸位計口分給不論長幼俱爲
一等五歲以上給三之一十歲以上給半十五歲以
上全給止給骨肉女雖嫁未離家并婿甥並同其奴
婢奴僕並不理口數不在分給之限

第十項 宅庫租課收支等應具文歷並收支單狀
主家者與諸位最長子第一人通行簽押其餘非泛
增損事務亦須商議

第十一項 甲年所收租課乙年出糶收索至丙年
正月初據所收之數十分內椿留一分

約度有餘
卽量增以

備門戶緩急內有官人到官支住罷官到家仍舊支給

第十二項 椿留錢歲終有餘卽撥入租課歷正初混同計數分給椿留

第十三項 田產既不許分割卽世世爲一戶同處居住所費不遠墳壙

第十四項 士宦稍達俸入優厚自置田產養贍有餘卽以分給者均濟諸位之用度不足或有餘者然不欲立爲定式此在人義風何如耳能體吾均愛子孫之心強行之則吾爲有後矣

第十五項 他日無使臣使喚卽於宣借內擇一二入善幹事能書算者令主管宅庫租課等事稍優其月給庶或盡心所給錢米正初分給時撥出或季給或月給

第十六項 主管宅庫人專管宅庫應干事務諸位不得私役及非理凌虐

第十七項 罷官於他處寄居者更不分給租課

第十八項 每歲收索租課預告報管田人候見本宅諸位子孫同簽頭引及主管宅庫人親身到彼方得交付如諸位子弟懷私取索卽不得應副如輒支

借來年計算本宅並無認數

第十九項 諸位子弟不得於管田人處私取租課如敢違者重行戒約及時私取錢物於分給數內尅除外更令倍罰謂如私取十貫已尅除十貫更尅除十貫之類

第二十項 每正初契勘當年內如有合赴官者據闕期遠近展一季分給如代者補填俟接人到據所展日月於椿留貼支契勘當年有任滿者卽約度計口存留在官者先以書報候到家日依舊分給所留不卽於椿留內貼支有餘撥入椿留歷

第二十一項 每正初合分給時卽契勘當年內諸位如有婚嫁每分各給五百貫足男女同

第二十二項 增添人口展修房戶等應有所費並於椿留內支破其餘些小修造諸位自辦

第二十三項 應婚嫁主家者主之有故以次人主之除資送禮物等已給錢諸位自行措置外其筵會及應干費用並於椿留內支破主家者與本位子孫協力排辦務要如禮

第二十四項 非泛支用除婚嫁資送等已有定數外如祭祀忌日旦望等名色不一難爲預定仰主家

家訓筆錄 卷一
者公共商量隨事裁處務要合中兩無妨闕

第二十五項 應祭祀忌日且望供養之物及禮數等吾家自祖父以來相傳皆有則例人人能記不必具載亦不必增損

第二十六項 他日吾百年之後除田產房廊不許分割外應吾所有資財依諸子法分給諸子公自有正條

第二十七項 三十六娘吾所鍾愛他日吾百年之後於紹興府租課內撥米二百石充嫁資仍經縣投狀改立戶名

第二十八項 同族義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無

一毫欺隱乃可率下不可以久遠不慎致壞家法

第二十九項 古今遺法子弟固有成書其詳不可概舉唯是節儉一事最為美行司馬溫公訓儉文人寫一本以為永遠之法

第三十項 應該載不盡事件並仰主家者公共相度從長措置行之

右三十項恐太繁更在臨時擇而行之大應止是應田產不許分割每歲計口分給約束應本家所有田產並不許分割每歲據所入計口分給其詳在私門規式冊中可以檢照遵守子孫世守之不

得有違紹興十四年九月初七日

自誌

趙氏得姓於趙城始封之地晉趙成季其後也余家
出成季之裔世居汾晉歷古仕宦不絕藝祖初征河
東舉族由徙居解州聞喜縣今爲聞喜縣人曾祖累
贈太師曾祖母李氏累贈秦國夫人祖累贈太師追
封申國公祖母牛氏累贈秦國夫人父累贈太師追
封秦國公母李氏累贈秦國夫人母樊氏累贈秦國
夫人余四歲而孤太夫人樊氏躬自訓導二十一歲
鄉里首薦明年登進士第崇寧五年也初調鳳州兩

當尉次任岷州長道尉以勞改京秩調同州戶曹次
任河中府河東縣丞丁秦國太夫人樊氏憂服闋調
河南府洛陽縣靖康元年除開封府士曹尋改右判
官累遷朝請郎賜緋魚袋丁未秋沿檄南渡寓居杭
州遷朝奉大夫祠差主管洞霄宮己酉春遷居衢州
二月車駕渡江駐蹕錢塘是月被召四月至行在所
除司勳員外郎五月從駕還建康對於普寧寺行宮
六月除左司諫七月改殿中侍御史八月從駕平江
九月除侍御史從駕越州十二月至明州除御史中
丞明年庚戌三月復還紹興五月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十月引疾奉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寓居衢州常山縣黃岡山永平寺壬子十月除知平江府道改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節制廬壽軍馬癸丑三月移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節制蘄黃軍馬兼制置大使甲寅二月召赴闕奏事三月除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軍馬九月充明堂大禮使是月未除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十月扈從親征駐平江乙卯正月扈從還臨安二月遷左僕射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丙辰九月扈從駐平江十二月引

疾除觀文殿大學士充浙東安撫制置大使知紹興府丁巳八月除萬壽觀使兼侍讀九月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監修國史戊午九月哲宗實錄書成授特進十月引疾除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浙東安撫大使知紹興府十二月請祠除醴泉觀使任便居庄己未二月除知泉州四月落檢校官節度使依舊特進庚申五月請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六月至明州慈溪縣七月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甲子十月移吉陽軍乙丑二月一日渡海二十五日至吉陽軍丙寅十一月得疾丁卯八

月十二日終於貶所壽六十三得全居士趙元鎮自誌

家訓筆錄卷一畢

宋代史學自司馬君實而外吾蜀守氏寔稱傑出李燾仁父撰續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舉要六十卷李心傳微之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陳振孫稱其與巽巖長編相續余皆有家藏寫本以卷帙浩繁無力營辦故為未付梓者刻其舊聞證誤四卷在微之撰述中不過沙界微塵而辨駁詳明根據鑿如蘇州黨赴倅真定抗賊以死非卷中表出人將無知之者朱勝非秀水間居錄載李綱私藏過於國罕自奉泰修及以私貨贖張

後之行非具知人論世之識遂加辨正遂令賢者蒙垢不淺欲不謂良史才得乎以此其端
得有自而又兼才學識之長故所作過人如此耳
董山李調元序

舊聞証誤序畢

舊聞証誤卷一

宋 李心傳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 校定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

郊李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 出宋敏求春明退朝

錄 按國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嘗進官太宗

六行大禮惟雍熙南郊端拱藉田二府進秩其四郊

但加恩真宗初郊惟二相進秩其後三郊兩府始遷

官爾宋所記差誤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
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

書焉

出張芸叟
畫漫錄

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

元等四人為崇政殿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為

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為講武殿太宗太平

興國八年五月始改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繳自祥符後始禁惟

親王宗室得打繳其後通及宰相樞密

出葉夢得
石林燕語

按會要國初惟親王得張蓋太宗時始許宰相樞密使

用之此云國初不禁又云祥符後始及樞輔皆誤也

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

縣自嶼等始也注實錄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

中王景遜為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

豈令與知縣不同乎

出李燾
長編

按京朝官出為赤縣令

者不復帶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

員外郎李瑛為浚儀令柴自牧為兵部員外郎之類

至是奚嶼始帶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

官知縣自嶼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曹州冤句

令曹陟以清翰聞擢左拾遺知縣事又在奚嶼之前

則常參官知縣不自嶼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

故不得為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

縣者而記之耶大抵國初之制朝官出為縣令則解

內職朝官出為知縣則帶本官由此言之令與知縣不同甚明

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號蓋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

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出劉貢父詩話

王晉公祐事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祐還以百口保彥卿帝怒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

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赴貶時親賓送于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出邵伯溫問見前錄按國史開寶二年二月以知制誥王祐知潞州七月魏師符中令彥卿移鎮鳳翔八年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時王祁公罷相已六年晉公實自上黨徙魏不應云使還與卿王溥官職也符令傳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滿百日免明年李莊武繼勳鎮大名即魏州晉公移襄州譚州代還知吏部選事六年坐忤參知此時盧多遜貶華州司馬不應云自魏

州使還即貶也晉公本傳太平興國三年自華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八年遷中書舍人雍熙三年知開封府四年以病罷為兵部侍郎據此則晉公自華陰再起恰十年邵謂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者謬誤尤甚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而已

出王明清揮塵前錄按開寶二年安德裕狀元及第五年子守

亮繼之凡三家仲言遺其一耳

石林燕語云國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開寶六年李文正知舉下第進士徐士廉擊鼓自訟詔盧

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

自是遂為故事辨云時以李瑩侯陟郝益考試通得

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此云盧多遜覆試又云再

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皆非

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按是舉復

試凡得進士二十六人明經三十人明禮十人三使

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總諸科為百有二十七

葉公所云專指進士汪公并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上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為判官臨行朝

辭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汝實儒

將潘美曹翰桀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

香啓之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
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縛之曹王以所授
敕欲宣讀事遂解如此者數四功臣還朝曹王面奏
沿路及至軍前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敕後
有旨宣赴後苑酒半諸人起納敕上令潘美啓封曹
翰執讀執政環立展示乃一張白紙衆皆失色上笑
再命飲極歡而退出建隆遺事按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
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太祖實錄開寶七
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
寅以宣南院使曹彬馬軍都虞侯李漢瓊判四方

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荆南領戰掉兵沿江而下丁
卯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步軍都虞侯劉遇東上
閤門使梁迥並領軍赴荆南十月壬辰彬等離荆南
甲辰以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
美爲都監翰爲先鋒都指揮使當出軍時曹潘二公
蓋先後受命然武惠嘗平嶺南爲大將恐太祖不應
有是言沈倫者本名義倫時已爲集賢相太宗卽位
去義字此云沈倫爲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時爲
轉運使耳江南旣平曹翰攻江州尙未下九年五月
屠之六月賞功爲柱州觀察使判潁州蓋翰未嘗還

朝此云美啓封翰執讀亦誤矣意者太祖此旨爲曹翰田欽祚輩設而傳者失不可不辨

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爲副太祖知美有謀難制召二人升殿謂曰但大使斬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怖而出由是迄無敗事出祖宗獨斷按國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美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美不過闕也太祖所言蓋翰彬之副田欽祚等爾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稍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卽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

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旣入對太祖詰

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尙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頷之而已太祖親征太原不能下開寶二年春也時曹武惠實掌兵扈駕明年命潘武惠伐嶺南四年嶺南平留知廣州五年兼嶺南轉運使六年還朝七年與曹武惠同伐江南諸國八年克之九年還朝是歲太祖崩二公未嘗共伐太原也按史開寶元年嘗伐北漢李繼勳爲大將曹王爲都監然上親征乃在次年此謂神武聖智尙不能下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曹王爲樞密使潘武惠爲北面都招討制置使二公同行然是歲太宗乃親平太原亦與此錄不合又按

平晉之歲太宗親征幽州不能下雍熙三年曹潘二王同出亦無功疑所云神武聖智不能下者指此然是役也曹出山前潘出山後潘克雲中五郡以曹失律遂班師實不同行此云曹麾兵稍却潘力爭亦非也曹既失律召還下吏責爲衛將軍潘屯雁門如故久之乃入朝此云既還京曹語潘云云亦謬

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善時政記以授史官

出葉夢得石林

燕語按實錄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樞密院始置時政記月終送中書用王文穆陳文忠之請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館非始於開寶後葉誤矣

太祖卽位後有旨諸房子並稱皇子皇女有言恐無差別上曰猶子卽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別朕不欲爲也至太宗卽位分皇子皇姪矣按史太平興國七年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子德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第四子與德昭德芳同而其長女亦封雲陽公主女婿韓崇業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循故事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詔削其子女封爵並云德恭德隆宜稱王姪於時燕秦二王已薨此云太宗卽位分皇子皇姪蓋誤也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

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辨云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特三十人者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按太祖一朝放進士十五榜李肅榜六人劉察榜七人蘇德祥李景陽張拱榜皆八人劉蒙叟柴務成安德裕安守亮榜皆十人張去華劉寅榜皆十一人高適榜十五人楊礪榜十九人宋準榜二十六人惟開寶八年三嗣宗一榜放三十一人葉不誤也

太宗初即位張齊賢方赴廷試太宗欲其居上甲而有司偶失掄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言一榜盡與上

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

矣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

呂文穆蒙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今之宣

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今之承侍郎並通判諸州

三年胡秘監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

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邵氏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

京官通判者謬也文定實呂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

時正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

相

宋時見任官應進士舉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

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自淳化後遂
皆賜第辨云太平興國五年單餽周繕賜及第餘皆
節度掌書記非皆不賜第也出汪端明辨
石林燕語此所辨未
盡按史不中者停見任乃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
兩相之請非舊皆如此也真宗天禧二年既申嚴其
制劉燭知制誥又請已受蔭者不許鎖試不行明年
禮部貢院奏鎖廳不及格人姓名詔罰金十觔今後
不得應舉天聖四年宋宣獻為翰林學士又請不及
格人許再取應從之蓋自雍熙至天聖四十餘年未
嘗有停任者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載充樞密使注熙載以
文資政官充使不知帶檢校官否據實錄會要不帶
檢校官乃自錢惟演始出李燾
長編按石公初自朝散大
夫刑部侍郎除中散大夫戶部尚書充使又自金紫
光祿大夫戶部尚書罷為僕射皆不帶檢校官蓋前
此文臣惟趙韓王嘗充而不帶正官至是以尚書代
檢校官也及祥符中陳文忠王文穆並使真皇眷之
厚乃不去正官而加檢校大尉自是寇萊公丁晉公
馮魏公輩皆國之大臣謂不帶檢校官自錢文僖始
蓋引祥符以來近例失于參考耳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蒙正爲宰相黃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
至尙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出歐陽修
歸田錄

按國史此太

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呂李五
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易簡始爲學士

縣史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祇候典訛也宋朝
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歷十
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撫言夏侯致僕曰擬作西
川留後官以此言之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稱

當日知後典也按皇朝會要宋初緣舊制藩鎮皆置
人爲進奏官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知後官或副知
掌之太平興國八年汰進奏知後官存百五十人並
充進奏官罷知後官之名咸平五年復令進奏官各
置守闕副知一名叅之所云祇候典當爲知後者是
矣而以爲法唐藩鎮吏目以爲稱則誤蓋知後官之
名乃國初所創下於進奏官一等非唐之舊名也
朱希真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
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
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

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

出王仲言揮塵後錄

按會要太平

興國二年命學士李明遠扈日用偕諸儒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廣記五百卷明年廣記成八年御覽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諸儒修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成與修者乃李文恭穆楊文安徽之楊樞副礪賈參政黃中李參政至呂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趙舍人鄰幾皆名臣也楊文安雖貫浦城然恥事偽廷舉後周進士第江南舊臣之與選者特湯光祿張師黯徐鼎臣杜文周吳正儀等數人其後湯徐並直學士院張參知政事杜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吳知制誥皆一時

文人此謂多老於文字之間者誤也當修御覽廣記時李重光尙亡恙今謂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誤矣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楊文公奉詔修朱說甚誤

張融自密直守蜀歸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融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出于鞏聞見近錄按陳利叔拜罷錄太宗朝副樞密者凡十七人但有張遜張宏無張融也成都知府題名記太宗時亦無張融但有張忠定耳定國恐誤

寇忠愍為執政尚少太宗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年尚少日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髮遂變於是拜相出王鞏聞見錄按寇公以淳化二年入宥府時年纔三十一四年以與張遜不協罷五年復為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又罷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時年四十四矣此所記皆誤錢公若水為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謂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此亦謬誤按錢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四月呂公相三年三月太宗崩六月錢公罷咸平元年十月呂公免相皆與此不合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為之太宗以王著為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為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柳

誠懸書何進滔等碑並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無學士字唐史本傳誠懸初為侍書學士恥以技進求換散秩改宏文館學士文宗立復召侍書充書詔學士據此則侍書帶學士或不帶未足為重輕况國初翰林侍讀侍講亦不帶學士字與侍書同非謂新之

也

咸平元年上自卽位以來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其後率以爲常法聖政錄云召侍講侍讀學士二年七月始置講讀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爲儒臣庶不相妨出李燾長編按翰林侍讀學士唐開元中置王涯權德輿等嘗爲之後廢太平興國中太宗復置翰林侍讀以呂文仲爲之尋又改爲侍講迄真宗不易其任石守道所謂講讀學士卽指此爾

張忠定爲御史中丞彈奏張丞相齊賢齊賢深以爲恨言於上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

代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制其詞醜詆故并欲申傷之公聞自辨因以所爲文進上大悅任天祖宗時雖有磨勘法然自朝官以上悉中書行之蓋以別流品耳至道二年太宗祀南郊百官皆近秩時寇萊公參知政事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知者卽序進之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馬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馮下章奏列銜皆仍舊不易萊公怒特詔馮毋得亂經制馮憤因上疏極論寇公擅權太宗由是怒尋命出守此國史所書也仲言謂磨勘

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專乃元豐官制後事豈可謂蔡書牴牾耶按今郎官二十四階易以王朝郎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階易以一承義郎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蔡書誠有牴牾者不在此條

王沂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第一中山劉子儀時為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出魏泰東軒筆錄按國史沂公以咸平五年第進士後十八年劉子儀始為學士按劉子儀咸平元年及第在沂公前四年耳天禧四年子儀為學士此時沂公執政久矣

寇忠愍公判天雄軍王文康公為轉運使奏公僭侈太宗怒問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駭耳太宗從之公後以女適文康及謫雷州賴文康當國故不得死

出蔣魏公逆文按寇公在長安走馬承受奏其僭侈真宗以問王魏公旦旦奏云云及謫雷州王文康為密直亦坐累免蔣誤記也又國史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時晁文元李昌武楊大年在翰苑亦無王明明初自右職換禮部侍郎未嘗入北扉不知蔣何以鹵莽如此

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之定日外寧必有內憂三十

年後東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吾不見也文正爲相
果有東封西祀之事按契丹講和在景德元年後十
二年李公始自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爲學士此事
當指李文靖

真宗旣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于李文靖公日和
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但恐人主侈心生耳文正
亦未以爲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
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按國史景德元
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

呂許公許公時爲昭文相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
公能容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交契不淺果

許則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

謂李
文定

呂公笑然之遂奏

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願以首相處之上不
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旣至

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

出蘇轍龍
川別志

按國史

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樞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
召王沂公於河南爲樞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
集賢相罷沂公以次翰代其位恐非求復入也癸亥
庚午相去七日爾豈容往來問可否耶旣因人而求

相又居右而不擇沂公決不然文定所記疑得之張
宣徽大不可據

宋真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
不肯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日王所
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
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出邵伯温
問見前錄按真宗以乾

興元年二月崩此時李文定得罪黜知鄆州久矣

樞密使罷政降麻熙寧間呂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
王安石陰沮之令送舍人院命詞此恩例遂廢按國

朝故事樞密使以使相若節度使罷又樞密使帶平
章事而罷爲散官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不帶平
章事而以散官罷則止舍人院命詞考之實錄太平
興國六年楚景襄罷爲上將軍皇祐五年高文莊嘉
祐四年田宣簡罷爲觀文殿學士皆不降麻惟太平
興國八年石元懿以僕射罷太宗眷之厚乃降麻耳
外此降麻者十八人吳侍中李元靖曹武惠王忠肅
寇忠愍曹襄悼錢文僖張榮禧楊恭毅王康靖夏文
莊狄武襄王武恭賈文元宋元憲張康節富文忠文
忠烈蓋皆以使相若節度使罷故誕告焉大中祥符

七年王文穆陳文忠罷爲尚書八年陳文忠再罷爲
僕射皆降麻者以二公悉帶平章事故也若楚景襄
等則皆不降麻舊典明甚豈特呂宣徽哉况呂以觀
文殿學士罷正與田高二公所除官同似非介甫沮
之也淳化三年王顯罷蘇易簡草麻蓋以建節之故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
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
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
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十行不意爾及吾門狀元及第
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

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安
得有人敢輕毀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
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出王公
正遺事
按實錄張尚賢以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掖垣
叢志尚賢以天禧二年十一月知制誥此時及第才
七年耳前一年王公已免相是時閣下乃盛文肅度
劉子儀陳知微王章惠橈夏文莊竦凡五人若有闕
則尚賢資甚淺恐亦未存議中曾子因隆平集云尚
賢守道不回執政不悅在西掖者九年如此則似非
奔競者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
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生
此罷按此咸平五月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
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楊文公在禁林真宗欲立章獻爲后朝議欲得公作
冊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扣所坐之床曰幸得
聯此坐公曰相公失言竟不撰冊公亦罷去王言文
正居中書時已立章獻爲宸妃矣公亦短之按本朝
故事中宮冊文多命二府大臣爲之學士但草制耳
然章獻爲后時實不受冊文公蓋不草制也况是時

文正公爲首相丁崖州但參知政事何以獨召文公
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爲德妃明道初始創宸妃之
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
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
山已到屢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
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
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
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
薨据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

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誤也据此謝表乃宋子京然
宋實自真定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為三司使以言者
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曾所記不合

國朝宰執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為
皇太子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
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為參政錢惟演為樞副皆
兼賓客前此所無也

出葉夢得
石林燕語

按仁宗初立為太子

李文定以參政兼賓客後二年李遷集賢相兼少傅
其十一月皇太子聽政遂命宰政悉兼東宮官葉所
云誤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

即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

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簡肅公深知一日中書議除
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屢
諷張往見沂公公辭不見佗日謂魯曰張君器識德
行足以為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
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

出澠水
燕談此

尤謬誤張尚賢入西掖戊午冬也王孝先拜相魯貫
文參大政壬戌秋也相去五年

宋綬草丁謂反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
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出丁謂傳

按實錄載謫詞首云

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丁晉公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相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出歐陽修歸田錄

按唐制

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國朝故事罷使相則降麻趙韓王陳恭公富文忠賈文元王文公是也罷節度使則不降麻李從善李元靖丁晉公龐莊敏是也安得謂無定制哉

韓忠獻自武康軍節度使除三司降麻非舊制也蓋中書之誤而學士無正之者又丁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政此云自平江節度除兵部亦誤

祖宗朝宰相罷免惟趙中令得使相餘多以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待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歷後解罷免率皆得職焉

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按參知政事罷政得

職名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慶歷以前執政若薛簡肅宋宣獻李康靖晁文莊之流皆得資政殿學士蓋祖宗故事參樞善罷例皆進秩太宗執政三十九人

惟王永圖陳晉公李文靖賈媯民寇忠愍溫恭肅六
人以本官罷外此無不進秩者

章郇公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申公鄙其爲人時宋
宣獻以尚書爲樞密副使申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
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引去公不爲動久之宣獻
卒乃未避位申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之不遣及申
公薨公遂秉政按此一段謬誤尤甚據國史章文獻
景祐三年自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寶元元年拜
相未嘗爲參政也又章拜相乃繼王章惠陳文惠之
後此時呂文靖爲北京留守實未薨章呂未嘗相繼

秉政宋宣獻明道二年以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章郇
公才入翰苑康定元年宋宣獻以尚書再爲參政是
時張郇公已位丞相宋公嘗知樞密院事亦未嘗爲
副樞也

舊聞證誤卷一

舊聞證誤

卷一

三

臨誦也
 李調元
 校定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陳堯佐兼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錄特免試焉
 出李壽長編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知制誥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與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故事宋元憲撰掖垣叢志言梁周翰老於文學楊億望實素著堯佐以與修真錄皆免試焉歐陽公謂有國百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蓋誤也其

書聞證誤卷二

宋 李心傳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 校定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陳堯佐兼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錄特免試焉
 出李壽長編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知制誥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與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故事宋元憲撰掖垣叢志言梁周翰老於文學楊億望實素著堯佐以與修真錄皆免試焉歐陽公謂有國百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蓋誤也其



後蘇子瞻劉貢父許冲元鄧溫伯亦不試而除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
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呂文靖解之上默
然乃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及
殊作相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
知今誰作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八名在圖讖胡
爲用之上并記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爭之
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
利以他事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出蘇轍龍州別志按國
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呂夷簡判

澶州執政晏殊等五人皆遷一官罷恐非緣做文事
也是時許公例罷去安得解救元獻耶慶歷四年正
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
疏也殖私規利亦章疏中語文定所記二事皆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
才雅欲旦夕相近稅一第於旁近遷居之遇中秋日
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
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
之際宿醒尙在左右觀者亦駭歎按殖私規利章疏
中語也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

由謂景文救解元獻曾子宣謂景文詆斥晏公二者皆誤

明道二年七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往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仲淹為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出李燾長

編按范文正自開封貶知饒州呂夷簡執政以仲淹

嘗請立皇太弟姪此景祐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

才三年耳長編寶元元年亦載此事豈譖者之言久已先入耶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

丁度並為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為故事

出歐陽公歸田錄按學士年表盛文蕭景祐二年已遷參知

政事明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仁宗時一歲天旱時相希溫成旨時相謂賈文元請出官人

以弭災上從之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柬之曰惟

策免之議未行耳是夕鎖院時相出判北京雨遂霽

出王鞏聞見近錄按賈文元之罷用中丞高文莊之議也文

元與吳正肅公不協數爭事上前文莊謂大臣廷爭

為不肅則雨不時若因而罷之國史所議如此

慶歷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過李

翰林造朝事遂喧傳言者論之宰相呂許公曰臣觀

赴會者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願召至

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出王鞏聞見近錄

按慶厯元年五月庚午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辛未參知政事宋庠知揚州樞密副使鄭戩知杭州時宰相以庠戩清臣皆同年及第而並據要地以為朋黨故出之此仁宗實錄中語也時呂公位昭文定國之言為呂公地耳然鄭文肅宋元憲皆已執政可召之戒勵耶

張安道云呂許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上聽工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

孫沔等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於是私說遂勝

而朝廷輕矣出蘇轍龍川別志按慶厯三年三月戊子呂公

罷章郇公晏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副相密固辭癸亥王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四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未富公始復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慶厯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為兩浙提刑張公誤記矣

慶厯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閣勿出后謹聽命張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

貴妃冒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
張文定得其說卽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
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
甚厲旣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如禮本無立意卿
可安心羣論遂止

出王鞏聞
見近錄

陳恭公當國會魯公由修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
公孫女曾出也恭公謂婦曰曾三徙官喜否答曰三
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
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嫺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
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考

耳按曾魯公自修注當遷舍人時首相賈文元與曾
皆陳崇公堯咨之婿以親嫌爲請乃除待制慶歷五
年也明年文元罷曾復爲舍人趙所記差誤

慶歷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
居數日復上對曰近樞密院改內省條令似與曩者
負罪之人預爲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爲不可樞密
院改內省條令不見於實錄當考

出李燾
長編

按此月丙

寅詔樞密院內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
帶御器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
遇內侍省押班闕亦如之其內侍押班以上並聽特

旨乃除此仁宗實錄所載也丙寅在甲寅後十二日周詢所條對當在三數日後其復上對又居數日則所言必指此耳

唐子方言文潞公方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宰相晏殊文彥博皆在樞密使龐籍以使相在殿傍間語高亦登對此令下殿按晏元獻公慶歷四年罷相去此十年矣龐莊敏時亦不帶平章事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陽郡太君蔡氏為莒國夫人繼室贊皇輔李氏為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

追封之注曾為宰相有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為

當考出李壽長編按國朝舊制大臣封妻則先亡者不得

封故宋子京為沂公墓志云公始合姓於蔡又合姓於李繼室以其妹後夫人獨偕老故敬許國享脂田為據史蔡李二夫人皆稱太君則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贈是以未得國名也仁宗以後大臣妻先亡者皆得國封視舊制為優但未見所始耳

皇祐四年二月傅永為戶部副使初關中用折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永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之貸各種糧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其息民大悅求

至和元年八月梁適除觀文殿大學士注碧雲駮言
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折鐵錢三折大折鐵錢一
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衰
亡注永前貨民大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當三折
大錢一其名似優貨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永傳
載此事殊不了了今畧加刪潤使易曉出李燾長編按此
傳永設策以罔民也解之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官
積大錢多慮虧國計故先以貨民而後更法方其貨
時出大錢二百八十萬尋遂更制則民間實止爲八
十四萬緡爾其后縣官但按元籍取償故民不意破

產失業至于自經使永出十而取三則何用至和州
縣盡散大錢乃以上聞使貸者得大錢萬而償小錢
三萬則當樂輸矣而何爲失業自經耶故次和中改
當十大錢爲當三先數日執政爭輦大錢市金銀既
而敕下中外傳以爲笑卽此比也永之策大抵使官
無所虧而民受其患實甚誤矣

至和元年八月梁適除觀文殿大學士注碧雲駮言
適除大觀文由內降按舊相除觀文殿大學士非異
恩也疑碧雲駮毀適太甚今不取出李燾長編按梁莊肅
罷相七月戊辰也除觀文殿大學士八月丙午也相

去才三十九日故事宰相以言罷其除職未有如此之遽者當是內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罷政後歷三州始除觀文殿大學士杜相衍終身不除職龐相籍罷政後二年始除節度使知并州皆十年內事耳梅聖俞當有所據而云至和元年九月呂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蔡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皆為學士于是察加承旨洙蓋第七員也温成皇后之喪洙附會時事鈞撫非禮陳執中劉沆喜其灼已故擢洙員外出李燾按學士長編議者非之

年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院學士李文恭王文安

呂文穆賈媯民李言幾凡五人而扈日用為承旨徐鼎臣兼直院蓋七人也慶歷八年十二月至皇祐元年三月在院學士王文安孫文懿趙康靖錢修懿葉道卿彭利建及楊公偉凡七人嘉祐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在院學士趙康靖胡文恭歐陽文忠孫文懿王文恭曾宣靖及楊公偉亦七人非始於王原叔也三朝會要云學士無定員燾所云蓋据王岐公續會要所書爾

仁宗至和中鑄錢文曰至和元寶至和通寶皆真篆書二品至和重寶真書一品

仁宗嘉祐元年鑄錢文曰嘉祐元寶嘉祐通寶並真篆文二品

嘉祐元年范鎮請立皇嗣疏注周王薨真宗養宗室

子當考出李燾長編按真宗皇帝聖嗣未立嘗以綠車髦

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中蜀公所言蓋指此已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

闕則第一廳舍人為之嘉祐末王荆公為閣者會學

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蘇

方平為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議論皆

出安道之手按內外制題名記雍熙二年學士扈日

用罷蘇太簡自第三廳舍人代之而趙昌言宋準皆

位太簡上不問也淳化二年學士闕召韓丕諫議及

畢文簡為之而躡向文簡四年韓畢罷錢宣靖為第

二廳舍人代之而遺柴承務至道初錢公入宿府宋

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廳繼之而復遺呂祐之和

嶸其後若祥符中李相州王沂公並入翰林而躡朱

閣老與天聖中錢希白蔡文忠章文憲繼除學士而

躡張閣老尚賢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荆公除內艱

累召不至若便除北扉恐無此例韓公雖忌王然以

故事考之未見其失仁宗嘗錄天聖四年五月丁丑

蔡齊章得象並爲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學士夏竦草詞按張師德此年閏五月辛未始以左諫議大夫出院蓋此時師德正移疾耳

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種諤之罪以安夏人不聽按陳薦知諫院在熙寧元年正月其二月種諤乃貶此不當將在四年又云不聽也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請自今恩賜度牒皆減半從之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公輔言表而出之

鬻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緡穀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蓋誤

龍衮著江南野錄云歐陽觀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登科諸之待以庶人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婦之玷衮與文忠爲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所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爲之辨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

歐陽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旣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不四歲耳表中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

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昞當是其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昞之子嗣立為廬陵尉見焚黃祭文中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昞為前母之子無疑仲言雖欲為歐陽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况觀之前婦實有過亦未可知孔子思尚明言之特歐陽公不可自言他人何諱之有祖無擇知杭州王介甫惡之監司承風旨以賊濫聞遣御史王子韶按治鍛鍊無所得坐遺遊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士大夫寃之同時有知明州

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賊罪朝廷遣張橫渠先生

按治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如此出邵伯溫聞見

前錄按實錄熙寧二年九月詔御史王子韶體量苗振

不法事閏十一月命沈衡鞠祖無擇于秀州徐九思

鞠振于明州皆以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尋改命

張載劾振明年七月無擇貶散官居壽州九月振貶

散官居復州邵實甚誤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

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

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賢不肖於此可見出韓

語錄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伸遠行之非章衡

也

國朝致仕官帶職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官

之峻秩身居祿祿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明清揮塵前錄按國朝臣僚帶職致仕自熙寧四年二月王

仲儀始是年六月歐陽公乃還政非事始也

熙寧四年十月庚申利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初詔諸路監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爲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議因以爲諸

路率仍罷瑜而侁有是命又云鄧綰言瑜務聚歛提

刑周約同簽書乞重緹以警諸路瑜約皆坐責尋復

之出李壽長編按實錄此年十月丁巳利路轉運判官鮮

于侁爲副使後二十日丁丑利路轉運使李瑜以判

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召乃是美遷明年四月戊午御

史張商英言知州周永懿以贓敗轉運使李瑜提刑

周約嘗交章薦舉不可不懲詔獄具取旨後瑜約及

同提刑羅居中皆坐奪一官據此則終不緣役錢二

書皆誤

熙寧四年十一月太學講官六員焦千之王汝翼梁

師孟顏復盧侗皆罷獨留蘇液出李燾長編按實錄十一

月戊申判國子監常秩言考定直講焦千之王汝翼

為上等梁師孟顏復盧侗為下等詔悉罷之是年十

月丙辰蘇液已先除樞密院檢詳文字未嘗留液也

元祐實錄差誤紹聖史臣已辨之于復又誤矣據紹

聖元年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蔡卞奏一取到國子狀

蘇液熙寧三年離監千之等係四年十一月罷職今

修實錄官稱留液未悉憑何文字修纂

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致仕按富

公實以袞鉞掛冠此云左貂蓋誤

熙寧五年九月先是檢正官章惇使湖南張商英為

通川縣主簿惇嘉其才而薦之按章子厚以五年七

月使湖北張天覺四年十二月已除中書檢正官蓋

子厚四年二月使渝州時薦之此誤記也商英特為

武寧軍節度推官知渝州南川縣

熙寧六年北人遣蕭禧求地界事詔韓玉汝館伴至

驛神宗令李舜舉以朱筆畫一圖子示禧依此分撥

舜舉初不與館伴議遽出圖韓急顧舜舉取置懷袖

禧果欲索看韓云李御藥自與某論宅事即已因入

奏而陳山川形勢纖悉皆繫利害不可輕許神宗云

書局登

卿言大是朕思慮初不至此按史熙寧七年三月丙辰遼主使與復畢節度使蕭禧來求蔚應朔三州並邊之田先是正月丁未命知沂州蕭士元樞密院兵房檢詳文字呂大忠與北人議地界禧既至後五日又命太常少卿劉忱商量癸亥入辭報書曰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以尺土之地而輕累世之權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豈恡改正甲子遣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縝報聘大忠乞命樞密院錄前後詔據文字令縝齎至北庭使戎主知本末其後縝至遼不果致但與押燕蕃

相仲熙略相酬對而還四月丁酉遼主遂遣樞密副使同平章事蕭素來議地界于代州境上素自以使相欲主南面忱等不許事聞九月戊申詔忱與素等會于大黃平用賓主禮相見時大忠以憂去詔忱持議不諧則許以南北堡鋪中間爲不耕地又不可則以中間爲界素不從朝議以士元失辭十一月丙申起復大忠閣門副使知石州代士元議事忱與素三會于大黃平素漫指分水嶺爲界忱不許相持久之八年三月庚子遼主再使禧來聘書詞不遜于是王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辛丑詔輔臣及

忱大忠同對資政殿二人執不與安石不然之更遣
縝及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乘傳至河東與遼人會議
大忠又言遼人所求地西起雪山東接雙泉爲地五
百里不可聽又言遼人利吾金帛兵弱而惰城池器
械不精民苦虐政又慮西夏達鞬乘之其不可動者
五請姑以五寨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鋪予之安石不
從己酉詔大忠除餘服縝將行上遣禧復命禧不聽
又遣內侍李舜舉諭以長城遠六蕃嶺許之禧不受
命王子詔輔臣對資政殿癸丑命知制誥沈括報聘
戊午括等對資政殿時禧留京師已踰月士許以遼

人見開濠塹及置鋪所在分水嶺爲界又以報書示
之丙寅禧乃辭去括亦行七月丙子遣縝河東分畫
戊寅又遣四方館使李評十月己酉又遣樞密承旨
曾李寬十二月辛亥縝畫地界還除羣牧使十年六
月戊寅縝以分畫之勞賜金帶十二月癸巳上地圖
蓋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後歷四年而地界始
畢凡東西棄地七百餘里其後元祐間臺諫累章劾
縝奉使辱國而罷相者此也伯山謂王汝館客時特
不許之論上以爲然全失其實

地界久不決神宗令近璫劉惟簡賫手劄責韓玉汝

云疆事訪問文彥博曾公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靈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副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萬一北虜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韓具奏敵情無厭累朝以來常患應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謀臣不敢以家族爲慮上誤國事上察其忠賜以御服豹裘據熙寧七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詭詞求地不已遣使問韓富曾文四公于外韓忠獻言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報聘諭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則因而罷之富文忠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啟釁不若委邊

臣持舊來圖籍與之詰難萬一入寇但嚴兵備之文忠烈言敵人之請宜以誓書折之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嚴兵備曾宣靖言宜遣人報聘以不可侵越諭之萬一犯邊先絕其歲賜蓋四公悉持不予之論比云文曾皆言宜隨宜應副妄矣

馮當世爲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遣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近臣傳宣發兵不可啟上然之卽于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出神宗數嘉之時論以爲得體案實錄熙寧七年九月三司火者之

國史馮文簡以熙寧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樞密副使
九月遷叅知政事九年十月自成都召樞密院事元
豐三年九月遷使當三司火時文簡實在改塗陳成
蕭升之爲樞密使吳正憲充蔡敏肅挺爲副使定國
誤也是月馬帥賈逵步帥宋守約皆坐不救三司火
達降秩守約罰金定國謂遣馬步兩指揮恐誤矣
熙寧中王和甫尹開封忽內降文字一紙乃陳守有
謀亂者姓名凡數十人內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
以典庫爲業和甫以禮呼至密問與何人爲寃薛言
有族妹之子近來貸負不從怒罵而去和甫追其疑

方在瓦市觀傀儡戲失聲曰豈非那事踈脫也旣至

不訊而服和甫曰小鬼頭沒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

而遣之一府嘆伏

出王仲言
揮塵後錄

蔣子禮所次其曾大父

穎逸史與此大意畧同但所告凡八十人所呼乃張

三郎居城北所怨乃劉永祚學究和甫令永祚覆寫

其書皆同上遣內侍陳宗道監鞫斬永祚于市未幾

和甫除右丞心傳按蔣書首末最詳當以爲正考之

國史和甫以元豐五年自府尹拜右轄熙寧中尚未

尹開封王錄誤也况告數十人反詔獄窮治不實而

但杖遣之恐無此理

京朝官四年磨勘原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
至今以爲制張氏叟案國朝舊制百官無磨勘遇郊
舍則遷一官真宗用孫漢公之議始命京朝官三年
一進秩其後天禧天聖明道景祐慶歷之際沿革不
常治平三年始令得制以上六年遷二官京朝官四
年遷一官叟誤也

元豐初蔡確排吳克罷相王珪畏之引爲執政確謂
珪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公
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
違法事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都檢正俞允琬

知之上章自辨帝以詰珪珪謂允曰某與君俱得罪
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
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其後遂有靈武之役推
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罪也案實錄元豐三
年五月知慶州俞允劄三十斤坐爲都檢正日江
東漕何琬劾知潤州呂嘉問充以誣人章未下而嘉
問上疏自理也此時充帥環慶久矣方蔡新州執政
吳正憲公尙在位子文所記不必審

詔議濮王典禮王珪與禮官合奏王宜稱皇伯三夫
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

按史三夫人未嘗加封故李邦直熙寧八年撰韓魏
公行狀曰英宗所生迄今爲仙遊縣君識者皆疑其
非禮意元豐二年五月始詔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
遷祔濮園未嘗封大國也李邦直撰禹王神道碑亦
云治平中議追尊濮王公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
政以爲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
不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稱
皇耳此謂三夫人卒如珪議者實甚誤

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御仙花帶從官非帶學士
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在庶官班中皆繫
皂帶蓋闔門之制不知衝改始何時辨云元豐二年
元絳罷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章如學士則非
特旨雖學士所謂金帶亦不得矣大觀初著令前執
政許服毬文帶而此書所記近歲闔門之制又如此
何耶元厚之許服帶如學士謂得繫御仙花金帶仍
佩魚也厚之以言罷不帶職故以此優之此云非特
旨雖學士亦不得蓋誤矣淳熙中王仲行罷吏部尙
書不帶職帥浙東入辭服金帶佩魚而入闔門吏却
之乃去魚不可則改紅帶又不可則卒改皂帶仲行
甚不平後數年始有旨前侍從不帶職許服紅鞋黑

犀帶仍佩魚遂爲故事

元豐五年十月壬申發常平錢八百萬緡成元豐庫
注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或
卽元豐庫當考實錄卷末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
凡三十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知庫名爲
何案國史食貨志上卽景福庫殿聚金帛元豐元年
始更庫名凡三十二字以真宗實錄考之景福殿庫
崇政殿後庫內庫庫皆一庫也蓋藝祖始下諸國聚
其金帛於講武殿後廊謂之封樁庫太平興國三年
十月改左藏北庫爲內藏庫改封樁爲景福內庫併

隸內藏而講武殿旋改爲崇政張芸叟所云卽內藏
耳元豐庫神宗所創在太府寺南非崇政殿後庫明
甚

國初以來開封府未嘗三獄同空元豐五年王安禮
知府乃謀作天府獄空以圖進用時有御史劾其詐
妄朝廷按視獄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禮拜右丞紹聖
崇寧以後躁進之徒用此術奏獄空者多矣朝廷遂
立遷一官爲賞格長編五年四月丁巳注鮮于綽云
中行坐論安禮獄空繼按實錄元豐五年四月開封
府言三院獄空詔知府王安禮進一等大理卿崔台

符言本寺獄空詔台符減三年磨勘會五月大改官制安禮以翰林學士與同列蒲宗孟俱執政蒲左丞王右丞時侍郎史蒲中行以與安禮爭盜賊名簿不實罪非為劾獄空也據國史天禧四年五年開封府北歲獄空蔡所記四者皆謬元豐六年六月丁巳執政將劾大辟不應讞者刑部郎中韓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而獲戾讞不至矣朝廷從之出晉卿傳按實錄是日詔大理寺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奏裁公案送定斷官看詳如非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免收坐從本寺請也此時晉卿為大理少卿所書刑中及因白事

皆小誤

元豐七年三月己巳編勅成自嘉祐後立開封盜賊重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廣矣注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時因編勅成附見按會要實錄自嘉祐六年初命開封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治平二年九月命開封府判官王靖提舉挺殺府界及曹濮澶滑州未獲盜賊三年四月五日遂以開封之長垣考城東明縣及曹濮等四州為重法地分熙寧四年正月丁未淮南之宿州京西之滑州河北之澶

州京東之濮州凡十三州並行重法十年五月八日
安厚卿以中書檢正官體量河北京東盜賊又請之
六月壬午詔山東河北十七州皆行重法漕澶濮州
仍在其中
十二月癸卯又行之此云不得其時何也蓋立盜賊
重法自嘉祐至熙寧而刑法志云元豐蓋史官之誤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
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
諫議守泉生魏公於泉州州宅按李邦直撰魏公行
狀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迨封秦國太
夫人此云名廣蓋誤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剛日元豐八年拜蔡韓二相以
五月二十六日蓋鄧溫伯失之按史神宗一朝命相
韓康公王荊公以十二月十一日韓康公再相以四
月十九日王荊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吳冲公王岐
公拜相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
十二日皆在中下旬且荆公岐公持正制出皆柔日
也穎叔徒見熙寧中富鄭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
上旬之論不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趙中令爲相
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慶歷三年改命二相
四月二十一日也正和二年並命文忠烈富文忠六

月十一日也此三者不爲不審矣然皆在申下旬中
與後秦會之朱藏一趙元鎮張德遠葉夢錫等亦以
下旬大拜初無所拘此說抵牾

孫叔易言嘗見監朱僊鎮使臣云少日作吳冲卿丞
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阯以重兵壓富良
江與交人止一水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
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侷儲冲卿
孫也大觀中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出王明清
揮塵後錄按
國史郭仲通以南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吳丞相書
云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爲佳時丞相已病由是憂

畏而薨未嘗下堂帖也蓋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
爲得之不足守而勤供費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
上賞又何忌邪况班師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
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遼
史國語解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
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錄

舊聞證誤卷二

朱氏爲皇太妃當諸公議神宗遺制時已增入矣此云議久不決者妄也元豐八年六月甲戌詔皇太妃出入許乘擔子七月甲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內衣襦從物並淺淡生日節序物色依皇后例慶賀用箋百官不稱臣已巳禮部又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共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紅百寮稱臣月給在皇后之上皆誤也元祐三年秋詔增議太妃典禮禮官請擔子飾以龍鳳繖用紅冠服如皇后紹聖元年宣仁聖烈皇后旣葬上中批付禮官於是坐六輿立宮殿名繖紅黃兼用月費內中批出他儀制如皇后蓋前後十年而始定其典禮此所記誤矣

元祐初兩省以上官多內降差人韓玉汝患之簾前論列宣仁云相公門知有呂夷簡否劉太后時多有內降呂夷簡亦如此奏陳章獻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兒與一婦人不與人些恩澤怎生把握天下夷簡拜謝非臣所及韓曰維持天下正須公議不在私恩按宣仁垂簾內降差除兩省以上官蓋范忠宣范正獻蘇文定朱公掞之流也章子厚嘗奏云得非左右所薦后云皆大臣所薦非左右玉汝爲相屢以除授其

子侄為臺諫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賢為章獻與人恩澤之比其誣罔抑甚矣

章惇蔡卞起同文館獄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亦疑之又杖殺內臣陳衍惇卞至作廢宣仁后詔時宣仁服未除請哲宗於靈殿宣讀施行欽聖后聞之號哭於宣仁靈前哲宗乃已出邵子文辨誣按宣仁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後四年同文獄起其十一月梁况之卒十二月劉莘老薨又明年三月乃殺陳衍此時宣仁除服久矣子文所記不誣但年月差誤

章惇初貶謫元祐臣寮盡以白帖子行事燾按李清

臣與惇爭論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時鄭左丞雍以嘗為二王官寮屢致人言迹甚危欲結惇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荆公相常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以白諸上惇遂安然鄭竟罷政尋被謫按章惇將貶元祐諸老先用林子中為中書舍人李掄所編丁未錄中載元祐諸公謫詞甚備是必有錄黃非用白帖子明矣范淳夫家傳云紹聖四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疑子文指此而云然紹聖二年十月鄭公肅先出知陳州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

京當用白劄子時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說恐誤

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

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進

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遂

易名曰諤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

丞未及正謝卒

出王明清揮塵前錄

韓相縝有心術章惇畏之凡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

事中之不敢及縝至縝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諡

而已按哲宗實錄韓玉汝附傳縝守隸昌再上章引

年未許給事中葉祖洽論縝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

結張茂則梁簡諂事司馬光持祿養交之太子太保

仍舊職致仕薨上為輟朝成服贈司空但不定諡而

已史所書如此子文所記惇畏縝及不與贈官皆差

誤况玉汝乃元豐執政雖遞遷於垂簾之初而俄與

章蔡並逐豈可廁之元祐大臣耶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為宰執者無不坐貶惟蘇

子容一人得免燕語辨云元祐宰相韓縝執政李清

臣許將紹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獨子

容得免非也

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按韓玉汝元豐執政垂簾

初但與蔡持正遞遷至相位既而為元祐諸公所擊

去位非子容比也李邦直首建紹述之議許冲元依
違兩可歷符祐崇靖之間皆爲執政若槩之元祐宰
執之間誤矣

邢恕旣爲惇卞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
之出其元祐初謫隋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
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
祐黨責知安南軍此元祐元年十月事也按恕爲右
史時嘗上宣仁后書言五事有儲貳之建旬浹已前
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
時所上疏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已與司馬公晚

受神宗之知却無此數語

紹聖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覩朝旨姚
勔不與磨勘謹按勔罪大罰輕未厭輿論詔勔落寶
文閣待制管勾洞霄宮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勔
當考恐字有脫誤出李燾長編按此時每月以賞功罰罪
事鏤板下諸州故昌衡奏狀有伏覩之語蓋時方排
擊黨人是以出位論奏無害亦元祐中吳處厚箋蔡
確車蓋亭詩人比耳

按紹聖間鄭公肅不帶職周次元止帶待制非自西
美始紹興後蕭德起符正明亦以次對爲制帥不但

曹王二人也西美初復次對知成都府後四年乃陞雜學士充置使此所記誤

崇寧五年冬末朱勔始進黃楊木三本案二年朱冲以敵花石得三班奉職不應以五年爲始

李孝廣崇寧間爲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義章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倬屬疾於婺州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倬託親舊叩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義者獨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倬云若爾某疾

不起矣因道向來費義等事實倬以告其父從義輩皆客死於路按此崇寧初事也後二人以大禮赦得歸直方更名革中進士第終安居令義更名允濟中進士甲科終漢州推官馮當可先生誌其墓甚詳此云客死於道蓋誤又紹興無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誌云張丞相宣撫陝州費佐幕府意峭直難合出爲漢州推官據史魏公以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漢中則費君入幕出幕又死於漢州決非一歲間事計李倬病時費尚未死也意者路時中億度妄云之詞不足信

安堯臣上書諫復燕雲安惇由此追復正奉大夫

傳元符按惇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復正奉大夫以其

夫人張氏自訴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筆惇雖

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遣表恩澤授堯臣承務

郎蓋惇本官為光祿大夫贈特進今追復未盡而特

用所復官推恩此云因堯臣上書復官誤矣

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宮一日魯公命名諸巨璫來且

有事約束時童貫楊戩賈祥藍從熙何訢皆奏稟以

此上默已曉因戲之曰汝等必作過今為師臣定行

遣汝等矣諸璫莫測咸變色而詣省魯公則戒之曰

恐至尊暑熱汝等各辦事建一二納涼之所朝廷當

一切應副汝也於是改作延福五位按此政和三年

事也蔡京素與宦者交結必相表裏此云師臣行遣

又云諸璫變色皆妄也况童貫已為大尉恩數視二

府矣可名至都堂爾汝之邪延福五位何訢藍從熙

第一李穀第二此無穀名亦誤也

李端叔為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於上將以為右史

命未下而為錢適論罷暫泊穎昌為范忠宣草遺表

上讀之稱賞將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端

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按范公墓於建中靖國元年

正月而蔡元長明年春始名還北門若上將擢端叔
用之不應在朝踰年無除日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
除名

王仲薏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

也

出王明清
揮塵餘話

按史明越州鑑湖夏蓋白馬竹溪廣德

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
江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間樓異守
明王仲薏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
郡陂湖以爲田其租悉屬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
詔鑑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需不許他司奏請他

皆類此由是民失水利而失省稅不可勝計紹興
元年李莊簡爲吏部侍郎奏請復之上虞令趙不搖
奉詔考究自宣和元年至今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
餘斛入御前而納放者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得不
償失遂復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
所云誣矣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母憂罷按謙叔去位
在八月癸卯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
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詆文肅

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適瑩中告病外祖卽令醫者朝夕診視其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衆下至凶肆之人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外祖卽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其先見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此尤謬誤按國史宣和二年方臘反時陳忠肅在南康有飛語云其子婿爲賊所得欲以爲相詔移楚州居住命守臣察之六年春忠肅卒於是臘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盜起東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策有二士對甚切直初考官陸德先等謂非宜言乞唱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考置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時以翰長充詳定官見二卷大奇之手疏論其忠鯁仍定上上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臚乃劉寧止范宗尹也心傳嘗疑此事後見楊文靖公作周中丞武仲墓誌云爲殿試考官進士對策有極言切直者同列欲指爲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爲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於前列伯山宣政問本李士美容由此

觀之伯山所書恐曲爲士美地未可盡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今乃以爲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村顯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第正道直造拜於堂下願隨至禁中有欲白於上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士美因攜之而入請募死士奉兩宮決圍南幸欽宗忠之以片紙

批曰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

案王正

道乃文正弟旭之四世孫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議大夫端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子毅崇寧中爲朝散郎上書勸停如此所云皆不審方城將破時未嘗召前宰執議事且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敵入欲用正道爲平灤漕非留守也

蘇叔黨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爾輩草間求活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

世不知其此節也

出王明清揮塵後錄

曹功顯自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敵中
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指兒見四
金甲士衛上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欽宗實錄上自康邸出使
而顯仁皇后以龍德宮婉容居禁中名內知客韓公
裔至權子門屬以調護意此云送至廳前當考

二聖皇族既詣敵營中議亦取元祐皇后淵聖意邦
昌必不能久潛欲留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
取物紙尾批數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可
相度分付會敵人以后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按實錄敵取宗族皆據管宮閣內侍所供

名字后實以處廢外官不爲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
復止也况徐秉哲乃賣國之尤者豈可以情論之邪
秦會之嘗對方務德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敵寨時
搜索宗室有未盡者儔陳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盡
行根刷會之在傍曰尚書誤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
有雖號同姓而情好極疎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
旦禍患乃與之均恐無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
此異待之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實錄二月癸酉金人於宗正
寺取玉牒簿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
及官序高者先取此時秦會之未出城也會之所論

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然儔敵之日會之實不在傍此說不足據
熙寧法宗子出仕者見謝辭及獨銜奏事並不著姓
建炎元年某知鎮江府上謝表黃英州任中書侍郎
乃令進奏官退回爲不合不著姓殆欲見沮而不考
著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
仍著姓矯枉太過誤矣按建炎指揮見中興會要時
黃懋在中書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嘗有著姓
者此所云誤

國朝宗子自耐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
子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汴州
張抃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
義郎添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贊者
其銜卽云管轄魏王已下墳園此云舒魏二王墳卽
南西二墳也邪國朝宗子分三祖藝祖太宗葬西京
故宗子連惟字允字以上者並耐西洛魏悼王墓汝
州故宗子連承字以下者並耐溫陽所謂西墳永安
是也所謂南墳汝州是也國中書自可考據泰之嘗
爲從官矣乃不知此何邪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敵騎初退欲

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走撫守
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
云不可既而投拜委質於賊甚麼話不會說豈可貸
耶蓋詆覺民嘗仕偽楚耳出王明清揮塵餘話按敵入江西建
炎三年冬也明年春敵退秦會之在達賚軍中其年
十月乃得歸紹興元年始除參知政事此大誤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籍諸路客戶拘之入官次年
春盡鎖之雲中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河間府樂壽縣
初縣客戶六十八人而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後尼堪
不容訴於是縣官驅窮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補數

至則一例賣之莫能辨也按建炎三年秋已書升樂
壽縣爲壽州此仍稱縣者誤也

方務德守荆南有寓客張黜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
翁所記建炎遺事一編云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荆
南城時朝廷方經理北敵未暇討捕張單騎入城說
諭彥舟使之效順又領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宣
撫司求賞相平張遂以彥舟心腹數人入蜀至夔又
降說劇賊劉超未及宣撫司道遇族兄攫金不得乃
先見魏公言張受賊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張乞令
彥舟屯荆南公不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徒皆不樂率

衆渡淮降金按鍾相乃鼎州土豪以左道惑衆率人
守鄉井孔彥舟爲東平鈐轄因事叛去侵荆南諸郡
攻長沙不克乃僞稱鍾相遂入之反奏相叛傳彥濟
以宣機督軍討之不勝相遂自稱楚王此建炎四年
二月也四月彥舟獲相送行在拜利州觀察使湖北
副總管時朝廷命向伯恭帥潭爲彥舟所拒賀子忱
說巨寇馬友擊彥舟逐之彥舟引兵入江西明年二
月呂元直奉詔討李成乃奏彥舟同擊賊成敗降劉
豫其秋以彥舟爲蘄黃鎮撫使實代成明年五月權
端明邦彥入樞府權故東平帥也彥舟心不自安偶

韓良臣破閩湘諸盜順流而東彥舟疑其圖已遂引
所部降爲齊以首末考之彥舟賞功及除拜皆朝命
非自宣撫司且賞典以厚又距其叛去已二年蓋張
所記多大言不足信

按孟宣文以辛亥九月自戶部尚書除江湖宣諭制
置使使理財治盜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良臣是時
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
洪成季始自鎖闥遷吏書爲言者論去後五日宣文
卽除參知政事此時成季吏書除目尚未下安得云
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宣文除福建

宣撫良臣副之其執事已彌月蓋方務德誤記而衆言又因之

宗澤造戰車初是劉浩創造試之不可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距二十五人為後距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迨元帥府分遣澤往開德乃用浩車制旋造出趙姓之遺史按宗公遺事載其京城所造車式每乘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與趙公記殊不同

李綱私藏過於國帑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

極於美麗每饗客殺饌必至百品遇出厨傳數十擔

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綱贖行一百二十台台以朱

漆鏤銀裝飾樣制如一皆其宅庫所有者出朱勝非

錄按李張二公皆渡江後各相此所云殊不解豈非

以張自福州還朝而薦李公起為江西大帥故以此

汚之邪

舊聞證誤卷三

舊聞證誤卷三

舊聞證誤卷四

宋 李心傳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校定

日歷紹興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憲選藝
 祖後宗子二人鞠之禁中是歲辛亥也明年閏月乙
 未令時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宮相去才四
 十日若德麟被旨其所選未必如此之速按令憲為
 思陵所眷而德麟以舊事譚種為上所輕恐未必以
 此委之方阜陵入宮時德麟亦未封王其後二人偶
 先後襲封或傳者因之而誤然德麟時在行在而令
 憲在泉南當考

張浚既受黜陟之命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大不平之指以為僭其敕勝非在朝廷日嘗見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右語云奉勅如何未以使御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勅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心傳嘗見永康軍昭惠靈顯真人復封王勅右語云右奉便宜聖旨云云紹興元年月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臣張浚書名不押字朱公所云非也

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持餘臘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

七百萬緡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可支三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付上可之既退鼎詬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出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按趙忠簡奏疏云臣隨行錢帛各乞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後乞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乞已艱難如此况在萬里之外按度牒是時每道直二百千二萬道共直四百

萬緡通見鑑爲四百五十萬緡與此記不合若以初
乞所許計之則錢牒止得一百十萬緡亦未及魏公
所持之數蓋忠靖所記有誤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
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
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一對於
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按紹
興八年六月趙公以哲錄成書遷特進曾尙書林當
制無此二語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語

馬帥解潛曰雖曰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
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陳此事解用
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不素
告我而遽爲是耶韓覺秦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卽云
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爲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
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張子韶云出王仲
言揮塵
後錄按解承宣初以趙忠簡引爲步帥紹興八年忠簡
罷解力求去九年夏罷爲福建總管此時韓良臣爲
淮東宣撫使也十一年四月韓罷爲樞密使乃命張
岳二將往山陽總其兵還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

劾解本忠簡之客不從和議乃責散官安置南安軍
王所聞皆誤先是七年十一月秦會之爲樞密使奏
令韓還屯京口韓言敵情難測將以計緩我乞留此
軍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陽時忠簡再相解典
步軍在金陵或指此也然當張通古來時韓五上疏
力諫及蕭毅再至又力論其非請與敵使面議且上
疏論會之誤國由是觀之韓非倉卒退避而諉之他
人者子韶與解同謫居不應誤王之言未深考紹興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初於水面見蒼龍一
條良久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

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子乘白馬紅
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
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
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案劉豫以紹興七
年丁巳冬廢故其詔書有曰建爾一邦逮今入稔謂
自建炎四年除節制河南諸州郡至今通爲八年也
龍見之時豫已廢徙矣不知熙州何爲以圖示之此
所記誤

吳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浮沅州縣晚始得丞
大常紹興間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焉

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
令分析仁仲辯訴以謂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
放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於才老臺評
遂上勅罷其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案史孟信安紹興
十一年四月自判紹興府奉詔迎梓宮請禮官與俱
時才老為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
免九月信安除樞密使十一月山峻攢畢孟出判福
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年春移會稽此所云皆誤
魯國大長公主避兵南來卜居台州詔卽州賜第主
享二十年薨於天台按大長公主以紹興十二年秋

入覲大母其冬薨於臨安卜臨奠此云薨於天台誤
也但歸葬台州耳

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

時監軍者討蒙古

曰南宋以

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

年冬十月元帥親統十萬衆水陸并集

出王大觀行程錄按

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
地界矣不知烏珠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
古恐必有誤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
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
又倍之每歲仍賂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許從和

約案本朝歲賂北人銀絹共二十五萬疋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紹興初昭慈聖憲皇后升遐朝論欲建山陵魯公卷持議以為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

矣宜以攢宮為名僉以為當出王明清揮塵前錄按昭慈遺詔

已云權宜擇地攢殯又曰新製梓宮取周吾身以為

異日遷奉之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

月遺詔既云然則此議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經

垂簾者例稱山陵然昭慈是時止稱園陵此記亦誤

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為驕侈以

臨安相府為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

大炷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烟四合謂之香雲出朱勝非秀水

閑居錄

王日嚴職為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

叔雅啓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

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翊日即除禮部侍郎出王仲言揮塵

後錄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

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

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

卿仲言有闕誤此下疑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諡忠肅其子應之為刑部侍郎
 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為元樞者忽問云先又何事得
 罪秦師垣耶出王明清揮塵三錄按陳公賜諡在二十六年七
 月是年丙子也湯進之實為元樞而陳資政誠之在
 翰林九月陳始除同知樞密院事距忠肅賜諡已五
 旬恐無緣始謝蓋一時好事者以為口實仲言未之
 考也

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補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
 之以行詞乖繆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
 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州久之不去

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辱為辭伯奮復
 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
 月復相欲名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狨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
 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允中使遼國
 遂俱乘狨座繇是為例出王明清揮塵後錄按貫以大觀二年
 建節久之進檢校司空易鎮泰寧政和元年秋乃出
 使此亦誤也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
 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穆呂文靖韓忠獻曾宣

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敵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
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
拜右揆出王明清揮塵前錄按呂文穆何伯通鄭達夫余源仲
王將明皆以宰相兼公師呂元直嘗除少保而不拜
文潞公呂正敵乃以公師平章國事非宰相也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本朝言之
則極品有不得兼者本朝之制惟親王及勳舊大臣
之為公師者乃得賜玉帶即近屬者與外戚之為郡
王者或亦賜之真宗時嘗遍賜兩府大臣其後止及
元寧而已渡江後異姓王亦得之按慶元令節文諸

帶三品以上許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於公服然
則二品得服玉帶本朝與唐制尚同但在京則不可
施於朝服爾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蓋循舊如
此非謂法不可也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有綵動綾袍為趨行之句
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
織花者與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親貴者或賜花
羅公服亦此意也宣政間又有紗公服今廢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而
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

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王禹玉宮
詞云禁鼓六更交直早歸來還是立班時禹玉謂六
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
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更終竟時蚤聞於外間耳鼓
節未嘗溢六也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
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
乃竟蔡條百衲叢談云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
謂之夜漏不盡刻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天
旣未曉則但搥鼓六通而無鉦點也故不知者乃謂
禁中有六更吾於政和戊戌曾侍祠於宣和殿嘗備

聞之據此則承平時蓋擊鼓六通此云惟數十聲表
知孰是也楊廷秀云紹熙庚戌歲考試殿廬夜漏殺
五更之後復打一更問之雞人云官漏打六更按蔡
程楊三人皆從官也所謂六更者皆親聞之而或云
打一更或云搥鼓六通或云椎鼓數十聲竟無定論
當考

學士院具員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使以上
蓋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員按國朝
防禦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興末李寶以膠
西之捷自遙蔡除節度使時號創見蔣所記誤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諷宰相任園移在官上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唐劉瑑撰王巨鏞碑

稱翰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劉瑑柳公權撰何

進滔碑稱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工部

侍郎知制誥柳公權白居易集載初除拾遺書稱翰

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白居易據此類皆職在官

上又按元稹祭李尚書文稱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元稹崔羣謝官狀稱朝議郎守尚書庫部

員外郎翰林學士崔羣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稱中散

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據

此類皆職在官下五代趙鳳所移乃端明殿學士葉
誤記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予家

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

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

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瑑仍不稱知制誥不可

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據學士管至紫微舍人則銜內不繫知制

誥三字所從來遠矣

唐自代宗後歷德順憲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節

名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懿宗延慶節此云不置非也

前世牌額額必先掛而後書牌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掛案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筆書之比訖鬚髮盡白纔餘氣息據此則乃一時匠者之誤非古人皆先掛而後書也

台州筆吏楊滌者能詩亦可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偶持告身來乃微之拜相繪軸也銷金雲鳳綾新若手未觸白樂天作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基

簡諸公跋識甚多尋聞爲泰小瘧所取恨當時不能入石也按考唐白傳集其在翰林嘗當五相制乃裴珀張宏靖李絳韋貫之武元以爾在其中書嘗草微之諭德及翰林兩制蓋樂天以元和初爲學士而微之長慶二年始入中書其相去遠矣此所記必有誤王景彝藏續皇王寶運錄十卷多載唐中葉以後事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中載黃巢王氣一事云金州太白山又中和三年夏見制史崔堯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更巢谷金桶水今黃巢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請掘之則賊自敗散堯

封大喜調義夫萬人掘牛 山月餘崖十丈有一石桶
上有一劍桶中有一黃勝獸自撲而死堯封奏其事

加檢討司徒至秋中原出王明清也平揮塵後錄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子先畫卦影未後畫小池龍

躍其中又畫兩日兩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

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出

明清揮塵餘話按實錄蔡京死於崇教寺

遼亡達錫林牙亦降後與尼堪雙陸爭道堪心欲殺

之而口不言達錫懼及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

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出松漢按三國謀

表錄兩國編年皆云

遼夾山以圖與復達錫謀

不聽乃稱臣不

奔據此則遠

洪記恐誤也

而無梁王或者其

高麗歷日自契丹天

改皇統辛未改天德

未歲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

案壬戌紹興十二年也熊十復中興小歷改皇統在

十四年案辛酉歲烏珠與本朝書已稱皇

卷四

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

十八年逆數之當以十一年改

正乃海陵年號見於隆興時政

辛巳歲葛子會寧改元大定至

年不誤也 癸未歲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暇

以卯

舊聞證誤

四

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統八
十八年迎敵之嘗以十一年改
正乃海陵年號見於隆興時政
辛巳歲萬 正于會寧故元大定至
年不誤也 癸未歲何以缺豈非金方紛亂不

以耶

舊聞證誤

四

